

恥不連齋
集五卷

姚孟起
書



光緒庚寅十月
開雕辛卯二月告成
板存蘇州五畝園

耻不逮齋文集序

余以同治三年秋攝青浦學篆聞君學行冠一邑其明年春君來謁執弟子禮甚恭余謂之曰君師余余謝不敢當以君爲益友可也嗣是以試事同至松郡過從甚密君性豪俠貌温温外人未易測識同治九年冬余復至青浦贈君序文一首君文中所謂抗論詩人伐檀之義嘗以不能躬耕爲憾者也別後不見者數年光緒四年春聞君與吳江舉人凌淦同至河南任賑事余寄以書云君處沮溺之地懷禹稷之心俟賑務旣畢旋車吳門當與君握手痛飲以消積憤此書能達與否未可知君已於五年正月積勞致疾歿於衛輝府賑飢局嗚呼君可謂以死勤

耻不逮齋集

首卷

事者矣君以一諸生心憂天下居常發憤思得一當以償其志會光緒三四年閒山東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同以旱災告河南爲四達之衝西人輦金往賑且收賣男女幼孩以入異教先是吳郡諸生謝家樹集貲賑山東青州飢旣歸聞西人事憤甚益募金將賑河南君與凌君慨然任之旣至西人寓室已爲豫民所毀倉皇遁去義聲傾動與君先後往者七十四人凡賑二十七州縣君與二三君子創始之力爲多觀君集中與桃隲同人書當時豫民苦況任事者苦心大略可見天災流行國家代有後人踵而行之民困其有蘇乎余讀君文有世運剝復之感焉粵寇蔓延半天下湘中諸君子越境討賊天下之惡一也中

州赤地千里吳中諸君子越境救災天下之善一也世運雖處
剝極得人可以復之斯義也質之淺君謝君以爲何如君之文
嘗自言創意造言以習之持正可之三家爲師由今觀之君之
師遠則范文正近則羅忠節區區蕪苑卮言不足以爲君重因
序君文而附及之

光緒十六年歲次庚寅律中大呂之月常熟張瑛謹序

墓表

興化劉熙載融齋

有敦善行君子曰熊純叔者江蘇青浦人也光緒五年正月卒於河南之衛輝協賑局先是河南旱薦饑江浙士大夫先後哀金往賑純叔亦慨然起與吳江凌孝廉淦疾馳至河南舍於濟源倡議稽戶口予錢粟戒勿躬勿親日偕其侶徧歷巖谷心力周至見餓孳枕藉草木齧盡至人相食輒對之慟哭夜徬徨不寐數寓書於江蘇友人言飢民情狀哀痛真切見者墮淚爭輸貲以助遂自濟源歷賑原武武陟脩武汲縣及鄭州獲嘉滎澤諸境全活甚眾未幾沁河口決復往賑水災墮水幾死者再遇風雪野宿凍餒不顧然終以勞苦致疾卒遠近惜焉純叔篤於恥不逮齋集首卷

三

倫紀接物以誠居鄉廉潔正直見義必爲邑有善政及鄉里利弊人往往與純叔謀純叔亦慷慨自任雖窮居無勢力而民物之念未嘗一日忘詎意志未竟才未大用而遽逝耶然其功德所被自邇及遠亦足自見於世而余嘗歎爲君子人者至此乃益信純叔爲學淹貫經史明性理務力行以爲有用詩文義法精粹紀忠孝節義尤令人感奮所纂恥不逮齋文彙若干卷藏於家分篋者曰青浦縣志吳江縣志蘇州府志又輯有松陵文錄各若干卷皆刊以行世純叔名其英歲貢生就職訓導以兄子祖詒貴

馳贈奉直大夫卒年四十有三既卒河南大吏具疏入奏奉

旨賜卹予教諭銜懷慶河南兩府士民復爲之立祠以祀其先世曰綿澤者曾祖也邑庠生曰焜者祖

封奉直大夫曰畹蘭者考曾祖妣趙氏林氏祖妣王氏妣顏氏章氏

贈太宜人妻吳氏

妣封宜人子芑詒以是年九月葬純叔於青浦海隅鄉先塋諸與純叔善者以純叔嘗從余游相率來言曰純叔葬矣不以文記後將何以考其行而爲善者亦何以勸於是論次大略表諸其阡俾後來者有所詳焉

賜進士出身詹事府左春坊左中允

恥不逮齋集首卷

上書房行走前廣東學政興化劉熙載撰

行狀

吳江李齡壽星垵

光緒五年正月四日青浦熊君純叔卒於衛輝府賑饑局訃至行路動色嗟歎或有泣下謝家樹王偉植費延釐淩淪設位於滄浪亭哭之李齡壽乃爲君狀君諱其英純叔其字也一字含齋先世當明季自江西遷青浦曾祖諱綿澤祖諱焜邑庠生父諱畹蘭以長子其光貴

誥封奉直大夫有二子長其光道光丁未進士戶部雲南司主事次卽君也君生十三歲而孤十九歲而戶部君亦卒奉母章宜人及嫂氏茹苦食貧教養其兄子二人處困約愈厲節操年二十一宜人謀爲君娶婦君請先葬父及兄然後敢娶年二十恥不逮齋集首卷

五

七章宜人病亟目視君不能言君跪牀前泣曰母訓不肖三不字敢不謹守目乃瞑蓋章宜人常以不妄語不貳色不要錢三語訓君也戶部君在時卽課君以天文輿圖農田水利之書及長益篤守宋五子之言苦心力踐不事表暴私淑其鄉先輩婁姚先生椿受業於興化劉先生熙載咸豐十年粵賊攻陷城邑君避兵轉徙至吳江東鄉之西蒲塘居焉課農家子弟六七人饘粥不具吳江陸日愛餽君米勿受再三返則報以太平御覽一書巡撫劉公卹膏嘗令青浦甚器君及宰上海握兵事書來招君君辭以母老不往方青浦陷賊時千總祝應奎於北簪山集民團禦賊祝旣殉君謂人曰吾有母不敢與祝同死耳及亂

平劉公巡撫江蘇延課其子一不干以私然君聞望日起好學
有志之士爭願與君交結君和易恂恂若無能知者遇田夫野
老與之款曲無等夷然性實剛直豪俠尙氣或偶被酒胸中所
不可意者時一發露及醒則又深自悔引咎同邑許莘甫先生
錫麒爲儒者之學體驗四子書論說盈篋無錫余蓮村先生治
皇皇於爲善君皆嚴事之雖爲諸生窮不能自存而心憂天下
時見於語言文字閒蘇松地處卑下而吳江青浦接壤之區尤
爲水匯圩田多如釜形中窪易積潦君仿明陳確庵先生糊遺
法與吳江舉人陳麟同濬治之凡濬窪田在吳江境者若干圩
工畢而水有所洩農以爲便及光緒四年春與吳江舉人凌淦
恥不逮齋集首卷

六

賑河南饑民當光緒二三年間中原數省多旱民不能耕山東
直隸山西河南陝西同以災告而山西河南尤甚糧食旣盡陸
路轉運修阻商賈不至於是民多餓死人相食
朝廷至簡一二品大臣爲

欽差專辦賑濟事先是蘇州諸生謝家樹集資賑山東青州饑
旣歸益募金將賑河南凌君慨然願行君聞之不謀於家人襍
被偕凌君行旣入河南界見流民滿道路婦女爲奸人鬻販者
聯車而下則涕洟被面夜傍徨環繞一室漏三四下不寐及渡
河而北始事濟源濟源山僻小縣也災尤劇君至多方補苴且
次第以事他邑之待賑者而沁水再決河隄搶攘四潰千里赤

地復淪沒於洪波駭浪之中勢益岌岌不可支謝君則在蘇州
呼籲於人義聲傾動聞者風起凡蘇州揚州上海及浙之湖州
杭州諸郡縣輸錢助賑者尤衆資錢至謝君門者日千金或二
三千金不一年而得銀四十三萬有奇君與凌君及先後往者
七十四人凡賑濟源原武滎澤獲嘉鄭州林縣湯陰武陟修武
汲縣靈寶孟縣新鄉輝縣延津陽武陝州閩鄉新安澠池洛陽
登封嵩縣偃師宜陽孟津汜水等二十七州縣君親履窮山僻
壤稽察戶口不避酷日淫雨烈風盛夏迄嚴冬無日不然足
盡輒爾嘗遇大風宿途中飢凍無人色又嘗足陷沙中幾不能
拔土人負出之乃免秋閒瘍生於頸愈矣及冬兩足濕潰蟻蝨

恥不逮齋集

首卷

七

滿身衣敝垢髮不可爬梳君安之不以爲苦所食惟麥粥麪餅
菜羹及十一月賑將徧凌君先歸凡事一以委君君亦願終其
事約春三月南歸也亡何病遽作旣稍閒而勞瘁不肯休再病
且劇遂以五年正月四日在衛輝府城告終臨沒告在事諸君
無以我故而撤賑事賑畢吾柩方南歸也時鎮江嚴作霖同在
衛輝經紀其事而君兒子祖詒與秀水候補知府金福曾亦在
河南分賑新安澠池諸縣聞君病星夜遡視則已不及見蓋棺
矣遵君遺令辦賑事如故至四月始得扶君柩歸君之病蓋積
傷於風雨寒暑飢飽之不時而又憂勞動於中無粟肉以養其
口體異方醫藥尤未得其宜其死豈偶然哉君旣卒所至各州

縣士民以君死事請於巡撫巡撫既聞於

朝且許各州縣立祠祀君君以一諸生而所及於民若此君可以無憾先是君之從父諱滋蘭者道光十一年江北流民至青浦設局留養至棄田以濟之後二十七年流民又至復竭力資養之家以困窮及二十九年江南大水君兄戶部君方家居縣令侵蝕賑錢戶部君控於大吏謂有不可解者十八御史亦風聞以入告命總督查辦矣某令已解任赴江甯久不問後問矣復袒令不直戶部君事卒不理及君又以賑卒於河南君家於賑事若相授受焉君貌黔而瘠生平未嘗衣綢綺遇不可則義形於色赴人之急若嗜欲邑之金澤鎮有陳三姑廟淫祠也淫恥不逮齋集首卷

八

巫挾以爲重恐詐愚民愚民奔走於廟者若狂君自於縣令毀其塑象投諸河其好義敢爲率類此君年二十一爲青浦縣學生旋補廩膳生同治十二年癸酉學使者彭公久餘將以君充選拔貢生君知之不入試遂爲甲戌歲貢生候選訓導君爲古文一宗桐城義法時爲歌詩多道其悲憫之衷嘗與凌君淦及齡壽輯松陵文錄二十四卷又同撰吳江縣續志四十卷又撰青浦縣志三十卷卒後搜其遺文得若干首詩若干首生於道光十七年十月十五日卒年四十三妻吳氏子一芑詒女二皆幼兒子祖詒光緒甲戌進士丁丑補殿試翰林院庶吉士扶君柩南歸者也穀詒諸生君雖不得位其行事可信今而傳後因

綜其性情行誼落落大者爲之狀以示後之人焉吳江李齡壽
謹狀

聊不逮齋集首卷



天生偉人爲斯民也使必假以用世之權大有爲之資然後出而宣布其心力將無位者遂終秘其才且袖手以觀當路之窮儒者以道得民之謂何而温飽闕茸者流或反得罪其越俎叱爲近墨吮然肆厥齟齬世運亟焉是故天縱奇變以開其人寢焉欲昌其心事乃復聽其畢命於斯使其人志有未竟且重爲齟齬者所小是則爲世哀而非僅爲若人哀也已吾友青浦熊君純叔肫篤而尙節概生平以大處著眼小處下手爲準平居視鄉里疾苦與夫朋儕之急難宛抑手無所藉則動色咨嗟轉輾代籌適其願而後已地方利病有關國計民生者往往蒿目聊不逮齋集四首卷十

動懷懇款以白當事俾興創革改焉去年中州大飢謀諸吳江凌君礪生集資數萬緡往賑覃懷閒旣而南中向義紳民雷動響應災繁而資亦厚其設方救卹君獨勞且瘁事詳他紀弗贅論憶余客秋病中君屬以書問深以賑務稽覈爲慮嗚呼孰意其積勤以至於死耶君之死也在衛輝府城時光緒五年正月四日凶問至于巷于野哭者失聲非必皆親飫君惠而人各心君知君有所以深入乎人心者在雖死猶生死復何憾也耶三月初河南撫軍上其事懷慶士民祠其所以尸祝之子交君且十有五年嘗論君之才識學行求之古人亦不概見生今之世固宜死而獨令子我身於風塵落莫閒不滋悲乎因辭以哭之

偉吳穹之亭毒任同羣之懋勉懸鉅鵠於天心應赴義之丸轉
 苟胞與之盈懷將歎焉而入選執饜飧與勺漿乃斷斷乎福善
 彼塗飾乎三靈哈自桔之覬眄惟瑰傑之偉材獨抱枕而蹇蹇
 步正軌於姤脩鬱高懷而待展猗先生之秉執達大化之根源
 表陸離之冠劍絕濁世之纖塵無飢渴以害義有博蹇以殉仁
 彫椒蘭於令節洵一枯而千春羣含酸以茹歎淚灑灑於江河
 之津緬夙好之宛然攬韋弦之裸佩行驅蛩以貽甘言砥礪以
 爲愛譬餓者之豆簞廓有資而匱貨吐胸臆而爾汝載十五而
 一概奮獨復之中行惜神龍之失水挽大劫於中州非金石而
 恥不速齋集首卷

士

驅毀何元運之荆榛痛哲人之萎矣怛乘化兮白雲鄉驚帝座
 兮咎巫陽真宰訴兮下泣繫疇彌緝乎陰陽盼低徊之素旄靈
 炎炎兮在旁披遺編而悵惘弔孤嗣而悲涼慚巨卿之高誼酬
 彌襟之浪浪

輓詩

吳江柳以蕃子屏

忽自放聲哭遙傳純叔亡與時彌大厄以死殉奇荒人事寒飢渴天行雨雪霜將身擬金石磨耗亦難當

尙記登程日哦詩送壯行星馳千里驛風動一方聲孰謂書生事所關當世輕告緡四十萬的的活殘氓

行者皆豪俠而君力更殫事兼親瑣屑義不避艱難蟣蝨滿蓬髮蔓菁供菲餐直教生事廢一意軫飢寒

早難稍蘇息橫流殊不虞築隄資保障蹋水勘菑區猶溺希前聖勞形等役夫有時中夜起夢寐發號呼

七境勞安插過行及衛輝屬當冬賑急不告歲終歸人事忽翻世恥不逮齋集首卷

覆天心疑是非半途要稅駕誰測杳冥機

峻絕彌留際寥寥寄姪辭餘功惟待葢一事不言私肝膽捫猶熱神明瞰獨知此中分儒墨莫以殉仁疑

公義當優卹誰褒地下魂側聞置吏奏仰沐 聖明恩道尙今民直功同古社論大書熊惠愍立廟徧山村

死信得其所生原有自來孤童遭亂起大任自天開人謂振奇士吾疑作聖才九峯氣迴薄鍾毓亦神哉

况溯淵源自門庭大有人發奸兄訟振仗義叔傾困卽此全家善能推一體仁至今頌遺愛甯獨豫中民

逝者千秋矣而余淚益潯書終淮上筆君豫行後於袁浦一寓書夢斷峪邊

關君書有青海峪關
付之夢想之語
後死未聞道餘生孰訂殞斯人不可作矯

首恨天慳

恥不逮齋集首卷

三



恥不逮齋文集目錄

卷一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論

穎考叔純孝論

子胥文種論

張浚趙鼎優劣論

吳江在字圩開濬議

余運村先生私諡孝惠議

備夷策

減賦全書序

恥不逮齋集首卷

擬重刊遼金元三史序

青浦縣志後序

吳江縣續志序

松陵文錄後序

青溪節孝姓氏錄序

體仁會序

貞豐惜字局徵信錄序

貞豐保嬰會序

前莊保嬰社序

奚氏族譜序

重刻述訓編序

蓮舫印存序

無雙譜試帖詩序

卷二

送中丞劉夫子扶母柩歸葬序

送金侯序

送金侯之任崑山序

送陳侯去青浦序

送陸進士之官雲南序

松陰讀易圖後序

恥不逮齋集首卷

淮南攬轡圖序

莊子壽先生六十壽序

倪竹珊先生六十壽序

說畫贈陶丈詒孫

藝菊說贈談君笑有

書說贈沙蔭青

復初字說

習之字說

希孫字說

跋歐陽文忠公集古錄

書音樂五書後

河南奇災鐵淚圖書後

顧孝女刲股圖書後

秋燈課讀圖書後

張筱峯廣文政蹟圖書後

跋嘉定洪嘯虹先生遺墨

吳江震澤重建學宮碑記

重建楊忠節公祠碑記

周莊鎮創建四義士祠記

金澤改建文昌宮碑記

恥不逮齋集首卷

切問書院碑記

青浦重建豐備倉記

江震重建城隍廟碑記

重建石神廟并創義冢碑記

青浦學儒寡會記

貞豐某氏祭田記

息廬記

夢逋草堂圖後記

吳淞載雪圖記

怡雲圖記

題撫弦感舊圖

種蕉學書圖記

秋夜讀書圖記

夢游赤壁圖記

種田喫飯圖記

西疇結耦圖記

澱濱寄隱圖記

周應芝農部畫像記

寒燈冰杼圖記

西磧紀游

恥不逮齋集

首卷

卷三

先妣章太宜人行述

薛訪庵先生小傳

倪諸二先生合傳

陳孝子小傳

二鈍傳

范君月槎別傳

凌君百川別傳

費君軼萬家傳

陸元坤國學家傳

章大傳

王烈婦傳

黃母傳

柳府君墓誌銘

柳君笠雲墓誌銘

黃母沈太孺人墓志

祝千總死難紀事

記邱錫光事

書費孝子事

書義備陸慶事

恥不逮齋集首卷

書徐貞女死難事

記張烈婦事

記兩烈婦事

記趙烈婦死難事

世徽樓銘

井硯銘

梁溪余孝惠象贊

陸雪亭司馬誄

葉生其桐哀辭

朱女哀辭

董晴佳哀辭

祭澱西義家文

附錄

致桃陽同人書一

致桃陽同人書二

致桃陽同人書三

致桃陽同人書四

致桃陽同人書五

致桃陽同人書六

致桃陽同人書七

恥不逮齋集首卷

致桃陽同人書八

補遺

清丈議

上王方伯請禁捆塾條議

上楊郡守論義圖流弊書

珠溪同仁堂重刻徵信錄序

青浦盛氏族譜序

楊家圩唐氏重修譜序

泚村詩鈔後序

行餘草序

王伯瀛先生四十述懷詩序

陸莘農觀察六十壽序

陳節母六十壽序

同里某廟重建演臺緣起

南庫章氏祭田記

擬歸太僕野鶴軒壁記

王君安卿家傳

王淑人賈淑人合傳

許蘊伯哀辭

飛將軍傳

恥不逮齋集

首卷

三

右文三卷從興化劉融齋先生記載定本附錄一卷補遺一卷從各處搜采及青浦黃君哲生家麟邱君執甫汝鉞手鈔本錄入光緒十六年庚寅十月付梓十七年辛卯二月告成校勘者常熟張瑛仁卿吳江柳兆薰蒔庵凌泗磬生柳以蕃子屏費延釐芸舫凌淦礪生黃兆檀子眉葉嘉棣仲甫黃兆棠甘叔施紹書擁百震澤任艾生友濂元和陶煦芷村陶燾詒孫福坤元簡吳縣謝家福綏之張恭壽頌眉方策靜之青浦劉汝錫南墅談鴻儒笑有吳學勤業韓黃爾澂淵甫姪祖詒菊生

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論

聖賢之學自改過始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者顏子也其次則莫若師聞過則喜之子路子路勇者也知恥近乎勇未有羞惡之心亡而其人尙能改過者周子有言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請得而申論之人非聖賢孰能無過過原出於不自知耳夫言人不善君子所戒誰樂斥人之過者過而得聞大抵賢父兄明師益友之力居多且所貴乎聞過者非徒聞之必將思所以改之存一憚改之心過遂聞如不聞而斯時爲之父兄師友者亦將因其自棄而棄之由前而論患在知之復行由後而觀患更在於有不善而不知彼其終身爲有過之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一

人而不克復於無過之地也是所謂諱疾忌醫者也故曰不幸也而其不幸之大者則又在無恥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良也有恥則愚柔可轉爲明強有恥則困勉可幾於利安中庸三達德知恥近勇居入德之一甚矣恥心之可用也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又曰恥之於人大矣其言實與周子相表裏人苟無恥則終日昏昏放僻邪侈之事將無所不爲向日無心之過安知不盡成爲有心之惡也夫改過爲聖賢之學之始不幸不聞過矣猶幸恥心未亡介然之頃一有覺焉尙可激而進之也陷溺之甚而并此失之則其違禽獸不遠矣哀哉要而論之人卽至愚末有不恥過者不聞過卽無恥之始無恥實不聞過之終二

者相爲倚伏周子以不幸大不幸斥之世之讀通書者能鑒不
聞過之失與無恥之可恥而士希賢賢希聖焉庶不負先賢喫
緊爲人之意也夫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二

穎考叔純孝論

左氏稱穎考叔純孝非謂其能愛母而施及莊公乎夫毛裏之愛原於天性故雖陷溺之久介然之頃一有觸焉其心未有不動者史傳載孝感事不一且有及於草木禽魚者矣彼錫類所及一言而回逆子念母之心其理固然吾亦不敢以莊公之大逆而并謂其初念之不然惜乎考叔之所以感之者淺也當日者莊公既萌悔心是天良未亡也苟有孝子於此以無心之感感之安知其不涕泣自責不俟終日而卽迎母以歸乎考叔則聞其悔而故爲是舍肉之舉以嘗試其君其言遺母非真一刻不忘其母也觸讐之諫趙后也以其子考叔之悟莊公也以其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母其進言之法同也有心之感其感雖淺然既語之以故告之以悔則莊公之心亦動矣爲考叔計譎諫繼以莊論卽其一念之知過爲擴而充之孝不可勝用也而乃遂其非於黃泉之誓總總然導之以闕地之謀爲孝子者果若是乎且孝亦問其誠不誠耳誠則無母於其目終有母於其心不誠則目中見有母其心之無母也久矣天理人欲祇爭幾希粉飾之罪浮於觸犯試問莊公於隧而見母之時所謂融融洩洩者與當初悔過之一念果誰眞誰僞乎莊公不足道考叔有心悟主而不學無術闕地兩言得罪名教是不可不辨然則傳曷以純孝稱考叔蓋莊公之不孝極矣當時君子不忍斥言之美考叔正以罪莊公

所謂言在此意在彼也不然則是左氏文章之妙託君子以風世也或曰考叔輕身先登卒被子都射死毋乃不愛其身以危父母乎是不盡然愛其身者孝親之事忘其身者忠君之事考叔之先登正所謂戰陣則勇也忠孝豈得謂之二道哉惟其不死於敵而死於讎此則可爲扼腕太息者耳因并論之以爲臣子不忍一朝之忿者戒

子胥文種論

吳不用子胥而亡越能用文種而霸二人之身輕重一國然卒皆不得其死論者悲其忠惜其不早見幾以去嗚呼是殆欲以范蠡律二人也乎吾以爲不爲范蠡而可爲范蠡者文種也若子胥不特不能爲蠡其死亦與種絕異何則種所君者句踐也句踐爲人長頸烏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當其棲於會稽惟種蠡二人言是聽者徒以有吳在耳吳旣滅矣君行制臣行意功成身退不俟終日若蠡者得易之坤老氏之徒漢子房之師也夫君臣之分種與蠡非有異也蠡可去種何不可去種不去而不爲范蠡之生者乃爲子胥之死烏盡弓藏人臣處功恥不遺齋集

一卷

五

名之際蓋若是其可危也子胥孝子也義與楚絕則讎楚讎楚必復楚然其所以能復楚者吳力也已則賴君之力以報父兄之讎而嗣君乃忘君父之讎於越并甘爲所愚而不覺此則子胥所扼腕痛心者也故其伏劍而死也非死夫差死闔廬也死忠實死孝也惟其能孝於親故卒能忠於君惟其能忠於吳故不得議其不忠於楚夫人不幸值人倫之變當其窮無復之舍一死卽無以謝天下後世區區去就特論其常耳凡可以去者皆義可以不死孰謂伍大夫而能逃屬鏤一劍哉竊嘗觀少伯之泛五湖也遺文種書招與同去子胥奔吳申包胥送之曰勉之子能復之吾必能興之各行其是絕無聲子班荆之語無他

原其心也故吾謂子胥於楚與嵇紹於晉絕異要不害其爲同
其死於吳也與文種同而實不可同年而語若夫鞭尸一事則
前人辯之詳矣

恥不逮齋集

一卷

六

四

張浚趙鼎優劣論

昔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汝志必求諸非道爲君然爲臣何獨不然南宋張浚趙鼎之相也張激昂奮發一惟知興復爲己任趙靜鎮雍容雖無赫赫功而國本賴之以固當其同心輔政人稱爲小元祐是二賢者皆不愧爲社稷臣其優劣要非後世小儒所可輕議無已則試合薦檜一事論當檜之被斥也高宗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後以魏公薦授醴泉觀使魏公之罷相帝問代者首及檜公對以近與其事方知其闇觀此則前之薦之公實未知而誤引之耳蘇雲卿謂浚長於知君子短於知小人此其短也鼎則不然嘗曰此恥不逮齋集一卷

七

同

人得志吾輩無所措手足見微知著雖郭汾陽料盧杞無以過使其始終堅持此論誓不引檜以自近則知人之明浚於鼎當北面矣而孰意厥後竟爲所賣也哉史稱鼎再相檜在政府一惟鼎言是從鼎由是深信之言檜可大用於帝遂爲檜賣嗚呼吾有言而被一惟吾從則彼之言必無一之逆吾所謂有言遜於汝志也鼎之信之豈喜其遜而道與非道未暇求耶抑當局易迷人固有明於始而暗於終者也今夫鑑至明也一有所蔽卽冥不能燭物承順之意快於中而邪正之判淆於外鼎之始明終暗則急功好名之一念蔽之也元祐革新法蔡京獨如約温公喜温公於京猶魏公於檜未深知之也君子之過也然已

爲范純仁所譏況知之而復薦之哉由是論之卽謂張優於趙
也可雖然酈瓊之變浚以不聽武穆言敗所謂有言逆於汝心
必求諸道浚於此亦不無遺議古之大臣明足知人而舉錯悉
當量周天下而喜怒無私伊周事業三代下能有幾人於張趙
何苛責爲其他出處互有優劣要之皆社稷臣云

恥不逮齋集 卷一

吳江在字圩開漚議

龍涇爲吳江東境地形窪下在字一圩圩形如釜中無漚港以資宣洩春夏水溢田輒漂沒鄉士大夫心憂之公議開漚有年矣頃陳君翼亭書來申前議時礪生內部方選輯松陵古文其英分任校讎之役見張鐵夫先生有開港議一篇其畧曰溝洫所以輔井田井田可廢而溝洫之制終不可廢東南澤國江震又居下流水之爲害甚大而爲利亦溥其閒若涇若浦若湖蕩漾瀆或縱或衰隨流隨瀦而其支流曲折又有所爲橫港者各經其圩之東西而與田相入於以時水旱資灌漑卽古溝洫之遺意歲月浸久湖流淤塞農人之侵佔半之圍圩之塌落者又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九

世

半之而溝與港僅存其跡或略通細流春水時至無地以瀦墮漫入田一遇赤旱則港底龜坼車戽無所人但見水之爲害而不能用其利豈不惜哉先生通才碩學集中論著具見經世大略今諸君子所見旣與先生議合其亦可決然行之無疑矣抑聞之溝洫與隄防相表裏今之圩岸古之隄防也低田而無圩岸雖有漚港終不足以避水之害而收水之利昔安道陳公隱居崑山之蔚村率村人築隄十五里五日而成至今十八圩農民世食其利公有築隄書一卷惜不傳如欲仿而行之則吾邑孫耕遠築圩圖說其法亦畧備矣安道公之言曰低田之賴圩岸甚於都邑之賴城郭乃人情每惜小費而誤大計今計田一

畝當出粟三升百畝之產出粟三石圩成歲當入租百石是以三石易百石也庸不愈於歲歲賠糧乎其英嘗卽其數覈之當時米價想不若今此之賤然必業戶出錢佃人効工各齊心力乃克辦此今先爲開濶計愚民難與圖始其任勢不能分之於佃僱工承挑一專業戶固也然欲爲堅久之謀計莫若乘以勇氣固以堅志開築兩項相繼並舉除河工隨後隨築計得圍岸若干丈外其餘搶岸腰岸相其地勢一律接辦越一二年後岸腳牢固更可補栽桑麻以收餘利如此則一勞永逸變瘠土爲膏腴數世之利於是乎在然其事前後不無變通章程要須另議茲姑舉其端未敢驟爲及也其英流寓蜆濱十年去龍涇甚恥不逮齋集

一卷

十

近此一役也樂觀諸君子之成功不揣越俎草擬目前應辦數條以備採擇并議

一地形宜安相也自來開浚工程多在冬令水涸之時今欲乘日曷舒長擬於新正開工亦無不可但一切部署均須於今冬定當現董其事者急應親履其地招同圩甲及本村老農三四人通盤周視度其圩形之大小斜正榦河水勢之趨向應於何處進口何處轉腳磬折句矩按形用竹椿識明並步得應開丈尺隨繪一圖爲存案張本村俗拘泥風水則堪輿家亦不可不招到在場

一田數宜準覈也此項經費既係民捐民辦均平畫一最便按

畝輸數事關農田人情既便稟請當無不准可將本圩計其田若干畝按戶造一清冊事前收數既可按冊而稽事後某田開去若干某田開去若干議價償訖即可註明其上以當存根
一工程宜估定也估工之先將應開深廣丈尺核准土方若干方然後招人包挑或用江北人或卽用本村人均可但承挑夫頭必須擇一幹實可靠者承攬上須用圩甲作保嗣後督催卽責成圩甲工畢酌給錢文查土方價春閒吳淞工局官定每方二百五十文援此酌加可也

一示諭宜公請也以上三件業有就緒卽當將章程畫圖及估工錢數夫頭名姓一并呈縣聯名稟請申詳給示所有開去田

恥不逮齋集

一卷

十一

改

畝其漕白不及遽行請豁嗣後另立公戶完納可於稟內合併聲明

一經費宜預收也工既估定量加田價及船隻一切零費照攤每畝應輸錢若干已約畧可得酌派時不妨畧使有餘蓋舒則可用以修理圍岸蹙則勢難再攤也其錢各董就近收取專一人司其出入帳目零戶一二畝者卽飭圩甲帶收分定兩期一律清繳一期開工前十日一期開工後五日不得稍有參差乃能集事歷觀公事有因甲催乙墊以致中廢者多矣是舉公私均利想無觀望其人云

一督理宜分派也開浚事宜若僱散工監督固不可一刻少懈

今縱經夫頭包挑各董仍宜輪流到圩照料一切至於濶之尺
寸雖不必拘拘古制以尋仞爲衡要之甯深廣毋淺狹庶幾可
垂永久焉

恥不逮齋集

一卷

士

計

余蓮村先生私諡孝惠議代

同治甲戌十一月先師蓮村先生之喪歸自蘇州某等會哭畢伏念先生德功言三者卓然皆足自致於不朽而以無位於朝不獲上邀易名之典無已則請援古門人私諡例引列實行昭示有終及門諸子皆應曰諾於是考核久之謹諡之曰孝惠先生按孟子分人以財謂之惠又論溱洧濟人以爲惠而不知爲政若是其煦煦子子也是惠固可市也夫言各有當君相與儒生同其心之無窮而分則有異君相仁天下其量不容自隘下此則程子言之矣一命之士苟存心利物於人必有所濟然則分人財教人善二者其得以善小而勿爲乎哉先生生平勇於

恥不逮齋集

卷一

七

爲善其弊犖大者實足補君相施濟之窮忠之屬也仁之發也以是言惠惠之至也雖然是有本焉墨氏惟二本故其弊也爲兼愛先生少遭孤露嘗自痛養不逮親非力善著書終無以酬報大德遙望白雲孝思鬱結一篇之中輒三致意焉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孝經曰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先生殆庶幾焉惠用也孝體此用者也諡以孝惠無愧大名惟是草野私議既不敢妄援禮部大法而某媿陋無文又不能如蔡中郎忠文之議參稽經典僅得從諸子後僭爲窺測梗概如此

謹議

備夷策

蒙常歷觀前史夷狄叛服不常實則皆視中國盛衰以爲向背未有中國元氣全盛而鬼魅敢窺伺竊發者故古今備夷長策終不出修內攘外四字然求其實能修之攘之如周宣王唐太宗之爲君尹吉甫李衛公之爲臣何落落也是名爲修內皆補苴也名爲攘外皆徼幸也補苴之政不足固根本徼幸之功不足圖久遠尤其甚者偷安旦夕反借此以售其退避畏縮之計如南宋之弱弱於和議然當時主和者何嘗不曰和一通而我可積財養兵以待時也陳同父有言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庸妄兩售之地痛哉言乎彼藉口修攘初不聞出一謀恥不逮齋集

一卷

齒

定一計者皆同父所斥爲庸且妄者也方今夷患其顯見者孰有如秦西諸國草野抱杞憂者方竊竊然患鴉片之流毒無已豈當路而顧忽此者大抵老成謀國必出萬全數年來內難未靖統籌大局不得不忍小忿姑容蛇蠍於覆載之內亦其勢然也今內難漸次平矣修攘之計知必有人焉起而講明之而蒙竊有過慮者恐所講尚未眞實不足以備後日之用更恐講此事者不過在上數人而未能人人自強大作同仇之氣昔越王之謀報吳於甘辭重幣之年蓄臥薪嘗膽之志其氣之堅忍不拔雖婦人孺子皆所共喻故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取數十年積憤洩之一旦知自古英雄必有非常作用合天下之心

而操縱在我然後乃可以集大事夫欲使天下之人皆爲吾用必先絕之使無一人肯爲彼用前明倭患之來眞倭止一十八人徐海以新安無賴通洋貿易貲本蕩然遂與其黨汪直葉麻輩誘入倡亂後卒釀爲東南大害嗚呼外盜之來皆內盜有以啟之當王寅吳淞之變使無徐海其人爲之鄉導彼雖狡其敢深入哉今之徐海不一其人譬之人病痰涎本屬吾之津液營衛失調遂散而爲患使概投攻劑疲涎雖去元氣愈傷必也以藥化之使復爲津液而後病可治也然此猶患之小者也在吾苟政治修明兵食富足將帥得人氣象一變則今之爲彼所用者不難轉而爲吾用患之大者何在曰在腹心夷匪之所嗜惟恥不逮齋集

一卷

十五

利而其長技卽在以利啗吾不幸而爲所啗者不在下而在上雖有實心講修攘者於此方將擊其肘以敗其成功此則內盜之大者匪之不足畏在此匪之不易測亦在此內盜清則此虜無能爲矣夫兵事向氣壯則勝餒則敗一營之氣作之者將領一省之氣作之者督撫今苟得文武大臣公忠才略者數人如古藩鎮之制俾得辟召人才量能奏用且假以歲年專責以選將厲兵切實講明戰守之具重其權則設施有地久其任則功效可收論者第知唐末藩鎮之禍而不知安史之亂向非藩鎮肅宗豈遽能成中興之功後之跋扈要由御之失其道耳因噎廢食宋兵力遂積弱不振李忠定於金兵入寇之初曾創議復

藩鎮禦夷要著救時權謀無逾於此藩鎮之勢既成卽檄下各郡於民務之暇究心城守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講又不獨專爲此事地也如是數年布置漸定則天下之氣固矣氣固而操縱之權在吾縱不能使人人如報私仇吾知向之爲徐海者當不誅而自斂其他修攘之實生聚教訓之目千條萬緒如良醫投藥當補則補當攻則攻運用無常要於對證杜牧之云上策莫如自強誠能自強四方邊患聞風自息卽不然而一旦大舉直如秋風捲簾耳嗚呼天下敗局非無可轉之機所難在轉之之人天下亦非無能轉敗局之人患在內有以閉之而有人不用或用之不終歷觀古今國是大局數君子謀之而不足恥不逮齋集

一卷

六

者一不肖敗之而有餘此蒙所以反復思維而斷以清內盜爲下手第一緊著也扁鵲見齊君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深不應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血脈不治將深不應五日復見曰君有疾在腸胃不治將深不應五日復見望而退走今病誠非腠理之比然治之之法惟在急扶元氣若云大舉尙非其時非其時而輕發大難烏乎可故目前之計不妨且以和議羈縻藏於九地之下乃能動於九天之上深沈與庸妄要自有別此又兵機之至密者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斯

減賦全書序代

東南爲財賦之區歲漕數百萬轉運京師邊兵之在西北者咸仰給焉歷漢唐迄明征稅不一法其資東南以食西北從同也故東南有變則天下胥受其病江蘇吳越一都會賦額甲他省我

國家則壤成賦什一之法藏富於民猶慮地方官不克奉宣德意膏之屯澤之壅也特簡內臣督理糧儲專任以查察司漕官之賢否所以恤東南民力者至纖至悉爲糧道者膺此重寄宜何如剔弊除奸以仰體

朝廷孩百姓子萬民之至意乃數十年來州縣浮收略無顧忌

恥不逮齋集

一卷

十七

使蘇松常太諸郡元元徒食蠲租口惠而實惠不沾果誰之過與臣聞之無欲則剛糧道之包荒州縣必州縣有所以市糧道者苟清其源於一己在下者又何弊之敢爲今幸

皇恩汪濊臣下一心浮收諸弊一旦革之廓如也又減免各郡征額以與民休息深仁厚澤淪浹肌骨民大和會樂效輸將東南治而天下亦無不治中興之盛曠世一遭前代補苴方茲蔑矣臣以菲材承乏觀察方懷慄不免罪戾是懼適減賦全書告成深幸得綴名簡末用敢竊督臣序中自勉勉人之意謹以無欲則剛一語爲來者贈若夫章程之密釐訂之勤藩臬兩司序詳之不復贅云

擬重刊遼金元三史序

粵匪之亂天下書版劫於火者無算事平各省大吏題請開官書局次第刊布經史有用書網羅放失振興文教善後之急務也於是金陵刻史漢三國志成而蘇州書局遂有重刊遼金元三史之議是役也蒙意書成宜以校勘記附於後三史中元史俱駁特甚亭林顧氏嘉定錢氏毛氏嘗詳論之博採諸家以補正舊史之誤知必有起而任其責者謹先爲擬序以竣序曰遼金元皆起北方鞍馬爲家田獵爲業騎射之利天下莫強當天祐之衰中原大亂遼太祖始統兵南牧中閒歷五季迄有宋南渡一雄滅一雄興至元始祖而遂混一九州幅員之廣爲古所恥不逮齋集一卷

大

未有論者謂此中殆有天焉夫元一日未并天下卽宋統一日未絕宋固與遼金元相終始者也讀宋史而不讀三史不特北事無以明南與北玉帛兵戎和戰本末要亦不足綜其全矣卽以兵制一事言之宋懲五代之弊收天下兵甲悉萃京師名曰禁軍慶厯中禁軍入籍至八十二萬六千之多其時西夏繹騷日不暇給歲幣之輸尙爲遼弱徽宗將一童貫而軍額闕二十四萬靖康之變按籍止三萬人無一夫可驅之戰南渡後富平符離兩棄其師宋之積弱如此而北人用兵往往以少勝眾爲之帥者內族爲多衝盪所至風飈電擊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觀於開禧初年韓侂胄銳意伐金當是時金爲元蹙

久矣而猶圍和州陷眞州寇六合入大散其鋒莫當卒至乞和而後已然則宋之始困於遼繼疲於金而卒爲元滅其故益可得而言讀三史而知遼金元兵力之強卽三史以證宋史又未嘗不歎宋之兵力之弱天道遠人道邇當國而欲修人事則是刻備三國二十八主四百餘年得失之林不可廢也抑余更慨者春秋之世楚爲最強自有吳以乘其後楚遂奔命不遑吳入楚後夫差方爲黃池之會天下疑無敢撓其鋒者而不意乘其後者又有一越女眞之於契丹蒙古之於女眞亦猶是也方正學之論曰慮天下者常圖其所難忽其所易備其所可畏而遺其所不疑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亂常起於不足疑之事嗚恥不逮齋集

一卷

十九

呼此尤萬世之龜鑑乎遼史一百十六卷金史一百三十五卷元史二百十卷合三史共四百六十一卷附以校勘記若干卷凡遼金記載與宋史不合以及元史重複舛漏處一一考證悉著於篇茲不復備論云

青浦縣志後序

青浦置縣始於明嘉靖二十一年尋廢復置則在萬厯元年其版圖割自華亭上海今鄉名猶分華海上中略可考見先是縣治青龍鎮萬厯築城乃遷唐行歸震川有唐行鎮免役記唐行卽今縣治是也縣境東連滬瀆西跨薛澱南環峰仰北帶吳淞地形窪下賦役繁重明季凋敝戶口逃亡

國朝休養生息二百年田野日闢民風樸僿賦役全完常爲東南州縣之冠道光咸豐間連遭大水繼以寇亂民居苦蕩析矣幸賴

聖恩湛滅核減賦額民慶更生今修志乘田賦其最要焉其次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二十

三

水利青邑之水以吳淞爲幹厯次濬治皆與屬役此外浦澱通塞不常稽其成蹟可爲後來程工之藉且水利與輿圖相表裏前此圖籍不憑實測水陸道里虛實不符同治年間江蘇輿圖局用裴氏法開方測繪頗爲精核鈎摹入志庶幾完圖經之舊稱地志之名其他學校兵防倉廩營建官師之治行人物科名之繼起藝文之著錄綜其條目悉關掌故失修久則日後撫采益難此新志之急宜續纂也在宋時青龍爲重鎮梅聖俞林鑑皆嘗撰鎮志至明則有王圻邑志八卷今皆佚

國朝康熙時修志載筆者進士諸嗣郢也其書簡核有法其後刻本爲人麀亂諸嘗以爲憾乾隆四十六年王述庵司寇重修

欲整頓之而未能盡是時司寇年高惟大傳十篇爲親纂餘首
出眾手今檢之瑕瑜不相掩如陸遜徐階傳全用本史失之太
長詩詞寺觀所收過濫此舊志之有需重訂也此次修纂合新
舊爲之舊志善者田賦水利因次續焉其卷首冠以

巡幸

宸翰則參用府志之例孔宅聖蹟立爲專卷忠義節孝傳後繫
表寺觀祥異退之雜記之類並參各志擇善而從計成書三十
二卷竊嘗瀏覽古志之傳於今者楊潛之雲間志朱長文之美
郡續圖經韓之朝邑康之武功類皆簡潔雅馴蔚有文章之美
後人縱不能爲其簡而志者一邑之史不可不略具史法於其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閒曰筆削曰才學識竊以爲能削而後能筆有識而後能運其
才與學也其英愚無一得去冬蒙汪邑侯祖綬之招赴局後嘗
以此義與同學諸君子相商質惟是大亂之後文微獻謝蒐羅
較難因陋就簡知不能免今志凡七閱月告竣期年開雕實仰
承汪侯主持與諸君子采摭之力其英幸得廁名簡末因記重
修梗概及同人商質之語以諗來者云

吳江縣續志序

代

郡縣之有志備

國史也天下省府州縣志例數十年一修吳江之地自雍正四年始析分爲震澤縣分縣後果堂沈氏始一修時在乾隆十一年沈氏之志賅備詳贍爲時所稱至今又一百三十年咸豐庚申粵賊之擾檔冊所存亦燬燼無餘其缺佚何可勝道同治十三年秀水金君茗人始定續修之議條例秩然矣光緒紀元金君螺青繼之一年之中橐已略具余來茲土首事此舉屬諸君子續次具橐捐廉付手民金君螺青復助余所不逮又閱一年之久始將成事爲書凡四十卷斷自沈氏以後至於今日其間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五

止

詳略各有義例與沈氏之書可合行可單行諸君子於凡例能自言之矣攷沈氏在乾隆初

國家極盛之秋也其戶口盈實生理繁庶天下皆然而三吳財賦之區尤甲於他省茲邑百年之閒地域水利無所沿革自克復以後倉庫廩署皆未有所興建境內六十餘萬之田猶未盡墾

朝廷賦稅既普減三分之一而民歲輸之數尙不及三分之二民氣凋敝終歲而耕不供數口一歲之食兢兢焉惟水旱偏災之是懼今歲飛蝗自大江以北至境內幾數千里幸未爲害而雨雪偶多收穫不時辦賦不能如期蓋嘗深求其故而不得其

所以然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亦曰井地不均穀祿不平自三代後田得民閒自買賣均固難言矣然惟難言均不得不於不均之中稍整齊而補救之某不敏朝夕兢兢惟恐失墜幸獲覩斯志之成以貽後之來者其亦有以攷其得失盛衰之故歟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松陵文錄後序

代

吾邑濱具區湖山秀美流演旁薄之氣發爲人文入

國朝二百年來專集行世者且數十家顧在當時傳之有顯有不顯重以兵亂散軼過半網羅放失斯非後起責與凌君礪生部郎嘗欲偕其從兄磬生輯錄江震兩邑之文歲壬申奉諱家居會青浦熊君純叔同邑李君辛垞來主其家遂發所藏相與斟酌出入精心採輯不足則取諸余家又不足則訪之他氏閱一年搜訪略徧斷自

國初訖道咸得文三百餘首成松陵文錄二十四卷彙旣具余受而讀之謂是有三善焉邑志修自果堂沈先生厯經百餘年恥不逮齋集一卷

語

以

錄中傳狀可資重修採擇一善也未刻諸集亟亟登錄具闡幽之意二善也文以載道明體尤貴達用錄中多有有用之文與陸朗夫中丞切問齋文鈔之例相發三善也具是三善可以傳矣而某在鄉言鄉竊以爲吾邑湖山之秀其發於前者旣如是其流演旁薄而未已則在今日要不得謂爲氣之或倦而遂無所發特發必視乎其人能自立彼流演旁薄之氣固無所擇且將由是益大焉觀於是錄士之誦法先民者夫亦可以興矣某老矣旣喜凌君昆仲此書之成前深向往而又引後望於無窮爰助之錢木並書其後如此

青溪節孝姓氏錄序

代

今

天子御極之三年江南平

詔下大吏錄士民之死難者以聞越明年續有採訪節孝之

命事關風教有司承奉惟謹某是時承乏青浦邑介海濱土瘠

民貧可以柔道理武健所弗勝也治之東南峯泖環焉山水冲

夷平曠土習樸民風愿其來有自而一二婦人女子挹氣磅礴

之餘亦往往能以節孝顯邑舊有節孝姓氏錄板藏祠內值兵

火與祠俱燼某旣出俸新節孝祠念是錄不可無傳爰命邑人

士重校攜至吳縣任并今續採者一卷付諸手民令於闡揚事

恥不逮齋集

一卷

職也矧當

五

天子加恩之會其可使窮簷苦節有一人湮沒不彰與是役迫
時日搜訪未遍隨時補採望之來者若以是刻爲已備而憚置
焉則某滋懼矣抑嘗論人得清剛氣多其樹立必有異錄中有
以烈著者其剛者乎清則未有不剛能爲節婦卽能爲烈婦孰
謂山水之冲夷平曠清有餘剛不足也是說而信亦可見人而
克自樹立雖地氣有不能限者矣余樂青邑士民之樸愿而思
有以進之因卽節孝事附論之如此以質採訪諸君子

體仁會序

鰥寡孤獨四者天下之窮民天之不能不生是四者是則天之窮也人之生也幸不爲鰥寡孤獨則天之所以待之者已厚體天所以厚我之心則當爲蒼蒼者彌厥憾於萬一而況厚之至而獨豐於財者哉善乎甯都魏叔子之論曰天地者萬物之父母天下之人天之眾子也父母以眾子之故獨厚此子而此子乃棄眾子不之恤則爲父母者安之乎抑將怒而奪其所厚乎嗚呼魏氏此言豈不足爲世勸乎吳江沈君颺生好善而有大力力能如其心之所欲爲此正魏氏所謂天以此子爲賢故豐之使恤眾子之貧者君之家故有恤嫠之會今又擴之及於老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七

幼廢疾爲體仁會凡在君之鄉而顛連無告者計得若干人名咸具於冊按月人給錢米若干司其事者徐君翰波樸誠樂善實能與沈君相與有成余謂是會也成誠能持之以恆而充之以漸恩惠所孚不特上足佐

國家養濟之政揆之天所以厚我之意是真可謂能不負者矣白太傅詩不云乎歲時春日少世界苦人多嗚呼安得世之人盡人能隨分自盡以庶幾事天之事俾此輩之窮於天而不窮於人也哉

貞豐惜字局徵信錄序

代

公事無大小皆當與眾共之所以示信也往數十年予猶及見徵信錄之刻當時以所見之夥也心竊迂之以爲凡事求自信可矣惡用是災黎棗爲今老矣烽火餘生飽閱世故未嘗不欲堅持前說而世之君子輒間執予口匪風下泉方深思古幽情適鄭君端生以貞豐惜字徵信錄弁言請夫曰徵信不敢自信也當局惟不自信故人卒共信之甚矣鄭君之爲古之人予雖復欲迂之其敢乎哉匪獨不敢迂鄭君公事之在地方不止貞豐地方公事之當徵信更不止惜字當此世而盡人能爲鄭君之迂則古道不難復還矣予日望之若夫字之當惜世多論著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明理樂善者類能言之不贅

貞豐保嬰會序

周禮司民掌民數生齒以上皆書於版司寇孟冬獻之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古聖王於戶口若此其重也自漢武征伐四夷國用不足民生子三歲率出口錢閭閻重困生子輒殺作法於貪浸成風俗遂歷二千餘年不變禍亦烈矣攷章帝元和二年詔諸懷姙者賜胎養穀人三斛三年詔有子不能養者廩給之後世恤產保嬰之法始於此知當時賢辟保息元元未嘗不思所以救之也他若賈彪之於新息鄭產之於白土鄭渾之於邵陵王濬之於巴郡任昉之於義興宋宗室善譽之於潼川皆以名臣守郡所至能不變不舉子惡俗著名史冊然則救嬰惠政

聊不逮齋集

一卷

三

也意者其在上者責與

國家亭毒生息數百年蠲丁錢於兩稅又嚴故殺子孫之律

聖人孩之可謂至矣而在下之好善者亦能體

聖人好生之德爲德往往於都會郡縣設立育嬰接嬰等堂以濟法之所不及於鐵樵觀察曰此與天地參之大善夫爲一善而下爲生民立命卽上爲天地立心所繫詎不重與貞豐爲元和吳江可錯地余來此四年樂其地多君子也今夏某君鳩同志創立保嬰會於鎮約成屨以章程相商定某不敏無以益諸君子竊嘗論救嬰爲吾儒胞與中之一事無閒窮達皆當盡心且充其極實與朝廷戶口之數相關司其事者尤不可以不謹

爰贅數言爲世勸若夫福田利益儒者勿道諸君子亦無取焉或曰吳俗嫁女相耀以奩贈故溺男者僅見赤貧而溺女則中人產有不免嗚呼正本清源國奢示儉是則真在上者之責矣序某君書不禁四顧茫然

恥不逮齋集卷一

三

歲

前莊保嬰社序

順治十六年閏三月二十三日講官王熙曹本榮恭侍講幄之
次奉

上諭朕向聞有溺女者猶未之信今覽憲臣左都御史魏裔介
奏始信果有其事深爲可恨彼父子天性男女應無異視何獨
忍戕害其女孟子曰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
之心此爲路人言也因憐其幼小無知誤陷死地故盡人見之
不忍豈有親生父母而反忍於溺之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朕
思

上帝好生之德欲萬物並育而不相害今殘害始於父母豈不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上千天和是以水旱災荒疾病兵戈所在有之民生迄未得安
樂職此故也古帝王泣罪解網皆仰體昊天好生之心朕每遇
法司論奏重辟必再三覆念求其生而不得然後論決如法於
心終惻然乃始生嬰孩無罪而致之死慘更何如今雖下所司
禁革恐未能家喻戶曉必使之感動天性永斷此忍根方愜朕
懷欽此其英恭讀畢作而歎曰易有之大德曰生大哉

王言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自有司體

上旨咸知人命爲重賈新息舍盜劫而案治母子相賊罔俾專
美嗚呼禱矣近數十年人心不古腥風復吹以殺召殺捷於影
響各郡縣雖設有育嬰接嬰等堂而鄉僻寫遠終苦立法之窮

欲如

聖諭所期家喻戶曉一鄉善士與有責焉前莊瀕澗湖去青浦縣治四十里風俗賤女遠近一轍某君之設是社棄者遞送留者酌貼雖以集資之艱所及有限世有同志苟隨處仿而行之滔滔者庶幾少砥乎嗟乎水旱災荒疾病兵戈之來言之寒心獨怪世之人當水旱災荒疾病兵戈之未至泄泄沓沓漫不知天人之甚近傷生之事日積一旦釀成大劫輒又諉之氣數以爲天地憾不知氣數與風俗人心相呼吸人事乖於下卽天變見於上溺嬰召殺特一端耳煌煌

天語申儆及此中庸洪範一以貫之矣時仲夏淫雨浹旬江南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水泛其魚可懼其英忽有感於天人之際於是恭錄

上諭冠之篇首以爲前莊保嬰社序

奚氏族譜序

奚氏出夏車正奚仲奚仲得姓曰任世本列謝章舒薛呂祝終
泉畢過十國皆任姓也奚之以字爲氏推其始必自知禮者本
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避國姓爲之然遙遠不可攷其見於史
冊者漢時有魯侯奚涓定陽侯奚意云南匯奚氏居浦上數世
讀書積善支系繁衍其族之賢者淵海懼其渙且湮也偕宗老
慶芳等取舊譜續修之譜成介顧君秋巖來徵序余惟譜之作
也所以敬宗而收族人人親其親長其長則天下平君子樂於
此觀世運焉元魏李唐特重門第夫門第者譜之文也孝弟者
譜之實也人不惟孝弟是務其於譜也縱於得姓受氏之由至
恥不逮齋集

一卷

三

詳至典揆之先王以宗法教天下使之家自爲治之意猶爲得
派而忘源況乎失之誣而假合者哉余讀奚氏族譜前後凡例
祠有圖墓有表世系則斷自可知者始而尤兢兢致戒於富貴
而濫貧遠而遺之失昔歸太僕序華亭蔡用卿新譜稱其絕不
肯有所附會轉爲採取尙書史記之文著蔡氏得姓之所自余
愧不能爲震川之典覈而奚君之慎有過用卿援震川例敘之
庸知不適形余之陋與顧君文行並茂奚氏子弟多從之遊內
務乎家庭孝弟之行而加之以親師取友此余所爲樂序其譜
也

重刻述訓編序

辭氏自海上遷青及吾友春畬昆仲五世矣所居當大盈之交去余家北三里余由是得兄事春畬者數年庚申之亂春畬隨尊翁東歸余西客松陵蹤跡契闊不數數見也已巳秋相見於郡城春畬出家刻述訓編索序余受讀畢作而歎曰賢者詒謀乃如是乎吾今而知君家世澤所以長且久然是編獨君一家之訓乎哉叩其板火於寇方謀重付手民未果閱一年春畬偕弟新畬節課徒束脩歲其事書來責前諾既固辭不獲命謹爲之序曰詩有之君子有穀詒孫子穀善也祿也人情莫不欲以福祿詒子孫矣持之無本往往不足應應矣而源不遠者流不

取不逮齋集

一卷

三

長一再傳立見其敗此雖祖宗所以詒之者非也爲子孫者亦與有罪焉今觀於辭氏懷一封君善積於身得葦塘進士一一述之承先卽以啟後尙已而春畬昆仲卒成父志又能壽祖訓於無窮推是心也一經之遺贏金不易其後春畬而起者繼繼繩繩歷數百年宜如何寶而守之也哉穀善也祿也善所在卽祿所在吾以魯頌一傳證之益以信辭氏世澤之長永永未有艾也原書分上下兩卷附以養蒙一編今刻一仍其舊所言切實庸近眞朱子所謂八字着腳者取而踐之上可由是以進於聖賢下要不失爲寡過之士是書梓旣竣吾尤願春畬之公諸世也

蓮舫印存敘

余既爲王子椒生作種蔗記椒生手鐫石印二以爲報余於是
又知王子之工鐵筆也稼堂潘氏之言曰今人立心行事未必
近古而鐫刻姓名未嘗不欲其遂如古人使人自視其姓名如
古人而自愧夫立心行事不盡如古人則篆刻之功夫豈淺淺
今不肖姓名登王子印譜矣王子之筆不愧古人王子有古人
之筆而不肖自視愧古人遠甚二石固在王子不負余余則負
石夫一石也重以筆尤重以人然則王子此後亦慎毋輕用其
鋒也哉既以謝王子遂書之爲蓮舫印存敘

恥不逮齋集

一 卷

孟

後

無雙譜試帖詩序

史家必具才學識三長詠史亦然匠人爲宮室闢開基廣開地
非是則不能壯千門萬戶之觀而或者乃欲於一弓之地造五
鳳之樓般倅有相顧卻步而已詠史而以此施諸試帖毋乃類
是長洲陶君芭孫吳江凌君磬生顧爭起爲之余讀其無雙合
刻詩史才史識三長各具區區意匠之巧爲倅爲般蓋莫得而
名也拙工如余幸辱交二君二君其尙終教之哉

恥不逮齋集卷一

三

